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12 冊

「管子四篇」的黃老思想研究

陳 政 揚 著

管子道法學述義

施 昭 儀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管子四篇」的黃老思想研究 陳政揚 著／管子道法學述義 施昭儀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2+130 頁／序 2+ 目 2+70 頁；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編；第 12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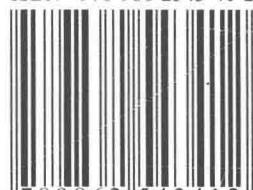
ISBN : 978-986-254-341-2 (精裝)

1. 管子 2. 黃老治術 3. 法家 4. 研究考訂

121.617

99016452

ISBN - 978-986-2543-41-2



9 789862 543412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 編 第十二冊

ISBN : 978-986-254-341-2

「管子四篇」的黃老思想研究

管子道法學述義

作 者 陳政揚／施昭儀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十編 40 冊 (精裝) 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管子四篇」的黃老思想研究

陳政揚 著

作者簡介

陳政揚，東海大學哲學系博士畢業。曾任職東海大學哲學系、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現職南華大學哲學系專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宋明理學、先秦儒道哲學、黃老哲學與法家哲學。著作有《孟子與莊子「內聖外王」比較》(2003)、《張載思想的哲學詮釋》(2007) 及相關論文二十餘篇。

提 要

「管子四篇」在當代中國哲學得到重視，主要是受到兩個重要事件的影響：其一，是在1944年，郭沫若先生主張應當將〈心術上〉、〈心術下〉、〈白心〉與〈內業〉等四篇，視為《管子》中的一個類集來研究；另一則是在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的出土。前者使我們注意到「管子四篇」在《管子》書中的獨特性，後者則提供清楚的黃老思想風貌，使我們能藉此重新檢視包含《管子》在內的先秦經典，判讀何者可以歸屬於黃老學著作，以及哪些經典著作中又曾受到黃老思想影響。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從1944年至筆者寫作本論文當時（2000），關於「管子四篇」的研究，多數學者的主要關懷還是在修養論或政治思想上。至於「管子四篇」與《老子》書中的道論是否有繼承與轉化的關係？二者的道論又有何共通的觀點？彼此的根本差異為何？以及天道如何能下降為治道等等問題？都鮮少有學者以專書或專題論文的方式處理。基於此，本文嘗試從不同的思想面向上，探討「管子四篇」如何透過其「心術」觀，銜接天道與治道，進而發展為以「道」兼綜儒、墨、名、法以及陰陽各家所長，呈現出王霸雜陳、刑德並用風貌的南面之術。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管子四篇」的作者	1
第二節 「管子四篇」的寫作時間	5
第三節 「管子四篇」屬於同一個思想體系	5
第四節 「管子四篇」黃老思想探究之價值	7
第二章 稷下黃老的產生背景及其道論	11
第一節 黃老思想的契機	11
第二節 稷下學宮的產生背景	12
壹、稷下學宮的產生	12
貳、稷下黃老對於陰陽、儒、墨、名、法各家 學說的整合與吸納	16
第三節 稷下黃老思想的道論	20
壹、稷下黃老思想的基本特色	20
貳、黃老思想對於《老子》「道」的繼承	24
參、黃老思想對於《老子》「道」的轉變	28
第三章 「管子四篇」的精氣說	33
第一節 氣說的淵源與意義	34
壹、「氣」概念的緣起義與一般義	34
貳、稷下學派重氣的原因	37

第二節 精氣的存有性格.....	40
壹、精、氣與精氣之判別.....	40
貳、道與精氣.....	44
第三節 「心術」與《孟子》心氣論之不同	78
壹、「天、地、人」一體觀與精氣的創生性	52
貳、精氣對人的決定.....	57
第四章 「管子四篇」的治心工夫.....	61
第一節 「內靜外敬」的治心工夫.....	61
壹、虛欲去智	63
貳、正形飾德	68
參、「心」與「全心」	69
第二節 「心術」與「心齋」	73
第三節 「心術」與《孟子》心氣論之不同	78
壹、幾種觀點之分析.....	79
貳、「心術」與孟子心氣論的同與異	87
第五章 從治心到治國	95
第一節 天道與治道的銜接：聖人.....	95
第二節 法術的必然性.....	99
壹、攝禮歸仁與攝禮歸道.....	100
貳、道與術的結合	104
第三節 君主南面之術的原則.....	107
壹、靜因之道	107
貳、君臣異道	110
參、督言正名	111
肆、知時斷事	114
第六章 結 論	119
參考書目	125

第一章 緒論

《管子》中呈現黃老思想的篇章，當然不是只有《心術》等四篇，如果以「君人南面之術」為標準，那麼整部《管子》都呈現這種政治哲學的風貌；如果是從「以道家思想為基礎，雜採眾家之言」^{〔註1〕}來檢選，那麼除了〈心術〉等四篇外，包括〈形勢〉、〈樞言〉、〈宇宙〉、〈正〉、〈勢〉、〈水地〉、〈九守〉等篇在內的道家篇章，也都可以算是稷下黃老的作品。本文選擇〈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等四篇作為主要論述的對象，除了「管子四篇」在《管子》黃老思想中，不論是在工夫論或者是「精氣說」，都有作為專題討論的價值之外，更主要的是，從1944年至今，「管子四篇」^{〔註2〕}作為一個專題討論的對象，已經廣泛的為學界所接受。基於上述兩點，本文將對〈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等四篇作專題性的論述。

第一節 「管子四篇」的作者

儘管《管子》書中〈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等四篇，早在宋代就已經有人將之視為一組相關的文章討論。^{〔註3〕}但是〈內業〉等四篇

〔註1〕 吳光，《儒道論述》，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6月，頁31～46。

〔註2〕 基於行文的便利，在以下的討論中，筆者將《管子》書中〈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等四篇簡稱為「管子四篇」。

〔註3〕 宋，張嵲曰：「管子，天下奇文也。〈白心〉〈心術〉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見《管子》，房玄齡注（一云：尹知章注），戴望校，冊一，商務印書館。轉引自楊儒賓，〈論「管子·白心·心術上下·內業」四篇的精氣說與全心論〉，《漢學研究》第9卷第1期，1991年6月，頁181。

在當代學界受到重視，卻是由於一個學派歸屬上的問題。

劉節先生於 1943 年，發表〈管子中所見之宋鉶一派學說〉〔註 4〕一文，首先將「管子四篇」視為宋鉶、尹文遺著。然而，真正將「管子四篇」推入學界討論高峰的，卻是郭沫若先生。他以為《管子》一書，應當「分析成若干類集以進行研究」。〔註 5〕在這個原則下，1944 年，郭沫若先生在〈宋鉶、尹文遺著考〉〔註 6〕一文中指出，《管子》書中〈心術〉、〈白心〉、〈內業〉、〈樞言〉等篇，為宋鉶、尹文所著。雖然，其後郭沫若先生在〈稷下黃老學派的批評〉〔註 7〕一文中所說的「管子四篇」，與〈宋鉶、尹文遺著考〉一文略有不同，指的是〈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等四篇，不過，郭沫若先生並未交代這項轉變的原因。儘管這項意見仍然有可議的空間，但是，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指出這四篇在哲學史上的價值，並加以仔細的考訂分析，這個功勞屬於郭沫若先生的。」〔註 8〕

大抵而言，我們可以將討論「管子四篇」究竟應該歸屬哪一個思想派別的看法，歸類為以下幾種：

1. 「宋尹遺著說」

郭沫若先生以為四篇是「宋尹遺著」。但是，〈白心〉是尹文所著，而〈心術上、下〉和〈內業〉是宋鉶所著；而且〈心術下〉是〈內業〉不全的底本。劉、郭二人以為「管子四篇」與宋鉶、尹文都有一套心靈理論以及與這一套心靈理論相應的政治倫理學說，最重要的是「管子四篇」與宋鉶、尹文的這些理論都恰好互相吻合，因此論證「管子四篇」乃是宋鉶、尹文遺著。這種說法引發許多不同的意見，因此有以下幾種說法予以駁斥。

2. 「田駢、慎到說」

〔註 4〕 劉節，〈管子中所見之宋鉶一派學說〉，《說文月刊》，1943 年，後收入《古史考存》，香港：太平書局，1963 年。

〔註 5〕 見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奴隸制時代》，頁 149，頁下注。收於《郭沫若全集·歷史篇》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

〔註 6〕 此文 1945 年收入《青銅時代》，見郭沫若，〈宋鉶、尹文遺著考〉，《青銅時代》，重慶：文治出版社，1945 年。後收入《郭沫若全集·歷史篇》，卷 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

〔註 7〕 郭沫若，〈稷下黃老學派的批評〉，《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頁 156～191。

〔註 8〕 馮友蘭，〈先秦道家所謂道底物質性〉，《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頁 127。

裘錫圭〔註9〕先生在早年的研究中，將「管子四篇」一分為二，〈內業〉與〈心術下〉先存而不論，以為〈心術上〉與〈白心〉可能是田駢、慎到的作品。朱伯崑〔註10〕先生則說：「由於史料缺乏，雖然還不能斷定這四篇的作者是誰，但就其思想體系看，可以肯定的是慎到一派的著作」。〔註11〕吳光〔註12〕先生則持保留的態度說：「《管子》四篇的作者問題，諸說不一，因為史料缺乏，現在很難斷定。從其內容與稷下道家學派『學黃老（應為學老子）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的傾向分析，四篇應是稷下道機學者所著。再從其緣道德、兼禮法的傾向與〈天下〉、〈非十二子〉所論田駢慎到思想具有共同特點來看，則四篇有可能是田駢、慎到學派的作品。但作者究竟是誰？不敢妄斷，且存疑以待賢者深考。」〔註13〕由此可見，「田駢、慎到」說仍有不足之處。

3. 「稷下黃老學派說」

馮友蘭〔註14〕先生以為《管子》一書是稷下學術中心的一部論文總集。而四篇並非宋尹遺著，而是稷下黃老之學的論文。白奚〔註15〕先生以為，四篇由於側重以道家哲學論說法家政治的理論建設工作，並同時注重吸收別家的長處，因而通常被視為《管子》中的稷下黃老學派之作品。〔註16〕這是較為保守的說法。

4. 「管仲學派說」

張岱年先生則以為，「管子四篇」既非郭、劉二人所主張的「宋、尹遺著說」，也不是裘、朱兩人所說的「田駢、慎到說」，而應該是戰國時齊管仲學派所著。〔註17〕

關於「管子四篇」究竟為何人所作這一個問題，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在

〔註9〕 裘錫圭，〈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法家」〉，《中國哲學》第2輯，1993年。

〔註10〕 朱伯崑，〈管子四篇考〉，《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1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

〔註11〕 同上，頁113。

〔註12〕 吳光，〈黃老之學通論〉，大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9。

〔註13〕 同上，頁99～100。

〔註14〕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註15〕 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9月。

〔註16〕 同上，頁220。

〔註17〕 張岱年，〈中國哲學史料學〉，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頁156。

前輩學者們的討論中，不論是將「管子四篇」歸屬於哪一個學派，都會產生與所欲歸屬的學派間的不侔之處。例如宋鉢、尹文所主張的「禁攻寢兵」便與〈白心〉所說的「兵不義不可」不合，而向來被視為「宋、尹遺著說」重要論證依據的「白心」、「情欲寡」、「別宥」等概念，朱伯崑先生也指出，《莊子·天下》所述的宋、尹之「白心」概念，指的是「表白心意」，而不是某種治心工夫。宋、尹所說的「情欲寡」，是指人的本性其欲即寡，但是，「管子四篇」所說的則是「虛欲去智」的治心工夫。至於「別宥」之說，宋、尹是將其與寬容的思想連結在一起，而不是如「管子四篇」所說的是一種虛靜無爲之術。^{〔註 18〕} 至於「管子四篇」所清楚呈現的「治國之本在於治心」這個部分，卻也不見於田駢、慎到思想中。因此，裘錫圭先生說：

現在看來，無論把〈心術〉等四篇定為宋鉢、尹文學派著作，還是定為慎到、田駢學派著作，證據都嫌不足。^{〔註 19〕}

其次，從「管子四篇」所呈現的思想內容來看，「管子四篇」屬於稷下黃老思想的作品，這一點應該是較為多數學者所認同的。^{〔註 20〕} 基於上述兩個原因，筆者以為蒙文通先生之說頗為中肯，蒙文通先生以為：

《管子》中的〈心術〉、〈內業〉、〈白心〉等篇，我以前認為是慎到、田駢的學說，也有同志從「白心」二字著眼，認為這幾篇是宋鉢、尹文的學說，如果從或使論來看，也可以說是接子的學說，〈白心〉一篇把「或使」理論闡發得很透明，以見前論，此不贅述。^{〔註 21〕} 總的來說，這些學者都是黃老派，他們同在稷下，必然互相影響，說這幾篇書是黃老派的學說就可以了，似不必確認其何人的書。^{〔註 22〕}

〔註 18〕 詳見朱伯崑，〈管子四篇考〉，《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一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 年；或楊儒賓，〈論《管子》四篇的學派歸屬問題——一個孟子學的觀點〉，《鵝湖學誌》第 13 期，1994 年 12 月。

〔註 19〕 裘錫圭，〈稷下道家精氣說的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輯，1992 年，頁 167～168。

〔註 20〕 吳光先生從「管子四篇」尚未形成兼綜陰陽、儒、墨、名、法、道各家理論的理論體系這一點上，認為「管子四篇」並非黃老之學的作品。但是吳光先生也認為，從「管子四篇」的內容上看，「管子四篇」與稷下道家學派「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的傾向一致。見吳光，《黃老之學通論》，大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93～99。

〔註 21〕 見蒙文通，〈楊朱學派考〉，《古學甄微》，頁 256～257。

〔註 22〕 蒙文通，〈略論黃老學〉，《中國哲學思想探源》，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392。

因此，在更具決定性的證據出現之前，本文接受蒙文通先生的看法，不將「管子四篇」硬性歸屬於某學派之作，而將之視為代表稷下黃老思想的作品。

第二節 「管子四篇」的寫作時間

關於「管子四篇」的寫作年代，從歷史發展而言，「管子四篇」既然是稷下黃老思想的作品，那麼「管子四篇」的寫作年代，應該就是在稷下學宮興盛至衰亡的這段期間內最有可能。根據東漢末徐幹《中論·亡國篇》記載：

齊桓公（指威王之父，桓公午）力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由於齊。〔註23〕

稷下學宮歷經桓公、威王的創建發展，至宣王、湣王的最為興盛，到襄王、王建時的日見衰敗，及秦滅六國，學宮結束，稷下學宮約有 145 年的歷史。

〔註24〕「管子四篇」作為活躍於稷下學宮的稷下黃老思想的代表作品，應當是在這一段期間中完成的。就思想發展上而言，我們應該首先留意到，稷下黃老思想「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思想特色。由於稷下黃老思想是以道論為核心，有系統的兼採儒、墨、名、法、陰陽各家的思想，進而發展成為以「君人南面之術」為主的學說。因此，稷下黃老思想在消化、吸收各家思想這一過程上，必然需要經過一段不短的醞釀期。所以，「管子四篇」的寫作期間應該不會在稷下學宮成立的早期，而應該是中、晚期的事。這一點也與吳光先生以及羅根澤先生等人的推斷相符。因此筆者以為，在還未有更具代表性的證據出現前，將「管子四篇」的寫作年代大約定在戰國中、晚期，應該是較為穩當的推斷。

第三節 「管子四篇」屬於同一個思想體系

討論「管子四篇」否屬於同一個思想體系這樣一個問題，是由「管子四

〔註23〕關於齊桓公創立稷下學宮之說，錢穆先生以為此說「《中論》以外無言者」，乃為孤証。孫開泰先生則進一步主張，稷下學宮應該創立於齊威王初年。不過在本文的論述中，是以稷下學宮的存在「最早不會早於哪一個年代」為推論上限，因此，依舊採取文獻上最早的記載作為推論的上限。關於孫開泰先生的主張，見〈稷下學宮創建于齊威王初年考辨〉，《管子學刊》1994年第1期。

〔註24〕胡家聰，《稷下爭鳴與黃老新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8年9月。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

篇」應該歸屬於哪一個學派，這一個問題所衍生出來的。裘錫圭先生早年以為〈心術上〉與〈白心〉是道家田駢、慎到一派的作品，因此將二者與〈內業〉、〈心術下〉兩篇分開來討論。（註 25）祝瑞開先生則以為「管子四篇」是從先秦道家分化出來的唯物主義派別，其中〈心術上〉與〈白心〉一派為道法結合，而〈心術下〉與〈內業〉一派為儒道結合。然而，如果我們仔細檢視「管子四篇」所處理的問題以及處理的方式，我們就可以發現〈心術上〉〈心術下〉〈內業〉〈白心〉等四篇之間存在著一貫的關係。丁原明先生在其《黃老學論綱》一書中曾說：

儘管這四篇中每篇的內容各有側重，但其哲學觀點大體相同，諸如修養内心、保蓄精氣、抱虛守靜、排除嗜欲與成見等，幾乎為它們所共同論及；並且其基調則講治國與治身、內治與外治的統一，從特定的層面對原始道家的內在結構進行了調整，將其指向了入世的領域。因此，〈心術上〉等四篇應是稷下黃老學的代表作，不管它們出自於誰人之手，但都屬於同一個思想體系。（註 26）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以下的這幾個方面，說明「管子四篇」應該屬於同一個思想體系。首先，〈心術上〉〈心術下〉〈內業〉〈白心〉等四篇的篇名都是有意義的，就像是《荀子》、《韓非子》書中的篇名一樣，通常是用以標明一篇之大要，而不是如同《論語》、《孟子》等書，用篇首的二、三字做為篇名。從「管子四篇」的篇名以及其內容可以發現，〈心術上〉〈心術下〉〈內業〉〈白心〉等四篇所處理的，都是某種內在的心性之學。其次，「管子四篇」均出現「治國之本在於治心」的觀點，主張從治心之理來契合治國之道，並且都強調喜、怒、哀、樂、欲對於人的傷害，而在其心性之學上，皆採取「虛欲去智」的治心工夫。再者，儘管在內容上四篇各有側重，但是，四篇都是以「道」作為其思想的最高範疇，由天道下降為治道，主張國君應該用虛一靜因之術去統治，強調君臣異道，結合刑名與法，呈現出刑德並用、王霸雜陳的黃老思想。（註 27）

[註 25] 裘錫圭，〈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法家——兼論《心術上》《白心》為慎到田駢學派作品〉，《中國哲學》第 2 期，1980 年 3 月。

[註 26] 丁原明，《黃老學論綱》，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142。

[註 27] 上述的這些思想特質，不但和 1973 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黃老帛書，所呈現的思想一致，也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所說的黃老道家思想相符。由此可以證明「管子四篇」，當為黃老思想作品無誤。

基於上述理由，筆者以爲，〈心術上〉〈心術下〉〈內業〉〈白心〉等四篇應該被視爲同一個思想體系。

第四節 「管子四篇」黃老思想探究之價值

西元前四世紀中葉，歷史步入了戰國中期，〔註 28〕田氏爲了鞏固剛獲得的齊國政權，在齊都臨淄的稷門之外，設立了促成日後百家爭鳴的稷下學宮。儒、墨、名、法、道德、陰陽各家，在這裡相互激盪、相互影響，從而激發出無數的思想火花。「管子四篇」作爲一度活躍於稷下學宮的黃老思想家們的作品，正記錄著這些思想交流的結果。

郭沫若先生將《管子》分爲若干類集的主張，使我們首先重視到「管子四篇」在《管子》中的獨特地位。1973 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黃老帛書」，〔註 29〕則爲「黃老思想」提供了明確的風貌，使我們能以黃老帛書所呈現的思想風貌爲基礎，重新檢視包含《管子》在內的先秦以前的典籍。這都對「管子四篇」在當代中國哲學史上的研究，造成深遠的影響。從 1944 年至今（1999AD.），關於「管子四篇」的研究，除了前述由追問「管子四篇」的作者以及寫作年代出發，這一個面向之外，有的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註 30〕有的從身體觀出發，〔註 31〕也有從「道論」〔註 32〕或者是「認識論」〔註 33〕出發的，

〔註 28〕關於戰國時期的開始年代，學術界的認知不統一，一般主張以西元前 403 年三家分晉，作爲進入戰國時代的序幕，也有學者主張以西元前 473 年越王勾踐滅吳的次年，作爲銜接春秋時代的結束。本文爲了論述的方便，根據第二種說法，以西元前 473 年爲上限，前 221 年爲下限，以西元前 473～389 年爲戰國早期，前 388～304 年爲中期，前 303～221 年爲晚期。

〔註 29〕由於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隸篆雙體《老子》附抄古佚書都無篇題，而且在定名上爭議頗多，在此爲了行文方便，筆者以爲可以依循陳麗桂先生的看法：「不論它們是否真如唐蘭諸人所說，就是《黃帝四經》和〈伊尹九主〉，它們都是研究戰國秦漢之際黃老思想最直接有利的資料與證據，我們姑且稱之爲『黃老帛書』」。見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 年，頁（三）。

〔註 30〕例如，林之達，〈《管子·心術》篇的心理學思想〉，《西南師院學報》，1982 年第 3 期。

〔註 31〕例如，楊儒賓，〈論「管子·白心、心術上下、內業」四篇的精氣說與全心論——兼論其身體觀與形上學的聯繫〉，《漢學研究》第 9 卷第 1 期，1991 年 6 月。

〔註 32〕例如，楊蔭樓，〈《管子》道論的特色〉，《管子學刊》，1991 年第 4 期；滕復，〈黃老哲學對老子「道」的改造和發展〉，《哲學研究》，1986 年第 9 期；以及

當然，也不乏整體宏觀的研究著作，胡家聰〔註34〕與白奚〔註35〕兩位先生，將之放在稷下學的思想脈絡下省思，以及陳麗桂〔註36〕先生以黃老帛書的思想體系為基礎，重新檢視「管子四篇」的思想內容，都在「管子四篇」黃老思想的研究上，有顯著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認的，大多數學者的主要關懷還是在它的政治思想和修養理論方面，至於「管子四篇」和《老子》道論間的關係，雖然已經逐漸走出舊日窠臼，不在侷限於唯心、唯物的區別，可惜仍然較少觸及「管子四篇」何以能轉化《老子》道論，成為以「道」為核心兼綜各家之學的南面之術這一問題。本文通過分析「管子四篇」與《老子》道概念在實踐性格上的不同，嘗試回答上述的問題，此即〈第二章 稷下黃老的產生背景及其道論〉的論述動機。

其次，雖然以「黃老帛書」的思想體系為基礎重新檢視「管子四篇」，的確使我們能更充分掌握它與帛書在思想上的一致性，然而，我們可以追問的是：「管子四篇」黃老思想除了與帛書間的這種一致性之外，是否有自身所要處理的核心議題呢？我們將在〈第三章 「管子四篇」的精氣說〉中，處理這一個問題。

再者，從〈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等四篇篇名以及內容，可以得知，這四篇都與某種心靈理論有關，但是，是否「管子四篇」的心靈理論最後都只能導向心理學或是修養論上呢？此外，「管子四篇」與《莊子》同樣都受到《老子》的影響，兩者又同處於戰國亂世，〔註37〕那麼《管子》的「心

周立升、王德敏，〈《管子》中的精氣論及其歷史貢獻〉，《哲學研究》，1983年第5期。

〔註33〕例如，林永光，〈《管子》認識論初探〉，《中國哲學史研究》，1988年第2期；周立升、王德敏，〈評《管子》書中「靜因之道」的認識論〉，《文史哲》，1984年第3期。

〔註34〕胡家聰，〈稷下爭鳴與黃老新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8年9月；以及《管子新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註35〕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9月。

〔註36〕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聯經，1991年4月。

〔註37〕莊子的生平年代在學界的意見並不一致，但是，根據黃錦鋐先生在《新譯莊子讀本》一書中所列的「莊子生卒年異說表」，莊子的年代，最早不會先於西元前370年，最晚不會後於西元前270年，根據前注26，可以推斷莊子的年代應當是處於戰國中晚期。見黃錦鋐，《新譯莊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3月，十四版，頁4~5。

術」與《莊子》的「心齋」，以及《孟子》心氣論之間，是否存在著相同或者是相異之處呢？這都是〈第四章 「管子四篇」的心術〉所要討論的內容。

最後，黃老思想最主要的特色就是降天道以爲治道、推天理以爲人事的南面之術。所以，討論「管子四篇」是如何將「心術」落實爲「治術」，就成爲處理「管子四篇」無可避免的議題。我們將討論：體道的聖人（國君）是如何將虛無無形的天道，轉化爲「督言正名」、「知時斷事」、「刑德並用」的統治之道。這就是〈第五章 從治心到治國〉的具體內容。

總括以上的課題，筆者冀盼能通過文獻的詮解與論理的推証，尋找可能的答案。

